

95 承载命运、可能性的时间性

——对《铃芽之旅》中时间性的探讨

中文 2202 章闻榜 202200580228

《铃芽之旅》是由新海诚执导并编剧、由 CoMix Wave Films 负责制作的动画电影，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在日本上映，并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上映，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的是 17 岁的少女铃芽与“闭门师”草太相遇，两人一起去关闭灾难源头之门的冒险故事。影片中出现了许多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设定：蚓厄是地震、灾难的具象化，往门则代表生与死、现世与常世的链接，常世隐喻了“家”“未来”“可能性”等多种荣格意义上的原型，只剩三只脚的儿童椅是链接回忆与而今的纽带等等。新海诚将这些设定置于灾难的大背景下，又以公路片的叙述方式推动情节，于期间穿插爱情、亲情、友情、牺牲等多种要素，使得全片意蕴鲜明、层次丰富。

《铃芽之旅》中，“时间”要素被时刻提及。影片开始便是时间之初——铃芽的童年回忆，且是以青年铃芽之梦的形式出现的，这便将“过往”与“现在”联系起来。而铃芽回忆中的“妈妈”“椅子”“星空”等要素，也在影片末尾铃芽再入常世后亲自扮演、一一再现，于是过往、现在、未来便达成了回环，时间性被统一在常界/椅子/妈妈等要素共同塑造而成的场域里，构成某种独特的审美趣味。观众在观影时，能时刻体会到“过去”“未来”“现在”三个维度中类似或同一要素的复现和变动，如如今废墟与曾经的景致、三只脚的椅子、常世里物是人非的景色、往门里的星空和草地、复现的背景音乐和独特的旋律等，由此体会到时间性展开在刹那的奇异与震撼。于是平凡普通安静美好的现世与动荡奇异魔幻玄妙的常世被链接起来，观众化身成为和铃芽、草太一样拥有双重视角的角色，投身在拯救灾难、救赎友人、探寻秘密的盛大行动和事件里，获得了极强的身临其境感和情感的共鸣。

海德格尔曾提出过“向死而生”的概念，而这是以他“曾在”“将来”“当前”的时间性构筑为前提的。海德格尔将操心的三个环节（已经存在、先行于自身、寓于存在者存在）、历史性的三要素（遗业、命运、天命）与时间性的曾在/将来/当前三要素链接起来，于是时间性被赋予了生存论的意义，也带有某种“命运”的韵味。“向死而生”便是在时间性的意义上展开的：作为一种存在者的人（即此在）先行到死这一（将来），便穷尽了自身一切可能性，同时对自身的处境（曾在）有了完全的领会，并从这种本真处境去下决心。另外，“命运”通常代表某种个体无法逆转与抗衡的压倒性的强力，但在海德格尔的语境里，“命运”却是自由的：“先行到死”意味着此在可以在最大的可能性上保有“决心”，而自由恰恰就是此在不在现成性中封闭自己，却始终对不确定性保持着敞开，守住决心的此在就能重演自己生存的可能性，因而就是有自由的。

当我们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角去审视《铃芽之旅》，我们会发现：《铃芽之旅》中的许多设定、情节乃至人物的自身驱动力，都是可以放到海德格尔现象学里解释的：常界本身就是时间性的具象化，因为它同时承载着曾在/将来/当前，并汲取了古往今来的一切可能性；铃芽在童年时遇见青年的自己，隐喻了某种“先行到死”的决心，即在时间性的场域中跳跃到某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人生节点，看清了“未来”后再回溯至“当前”，去承载“命运”；且这种“承载命运”的选择恰恰是自由的，因为它是出于本真的操心、出于决心的，因而打破了现世单一时间和有限可能性的束缚，而得以在常世的无限可能性里积极筹划自身、继承天命。总的来说，铃芽正是海德格尔语境下突破了“常人”的非本真状态而回归“时间性”“能有罪责”的本真性状态的最本己的整体能在：她能够在最大限度的可能性下筹划自身的可能性，因为她在时间性的视角上同时贯彻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并通过先行到死的决心承载了自身的命运。

若在具体的情节和人物互动中观察，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片段体会到这种时间性：铃芽童年与青年先后两次进入常世，铃芽在东京的蚓厄之祸中亲自以草太化作的太石封印灾厄。如前文所说，常世是时间性的最终汇聚之地与一切可能性的源泉，铃芽则通过自身青年与童年回环式的对话和常世构成了不可磨灭的联系，换言之，她是将自身的可能性拓宽到整个常世的场域里去思考、筹划和抉择了，童年的记忆/情感与青年的回忆/共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在常世形成了奇异的链接，这便为铃芽的整个旅途奠定了同时来自过去与未来的必然性和传承感；而铃芽在东京的蚓厄之祸中亲自以草太化作的太石封印灾厄的剧情中，既为本片的高潮部分，也是常世与现世产生最大联系的时刻（虽然这种联系并不为“常人”所见），铃芽在经历了身体上的磨难和劳苦、心理上的冲突与哀痛、精神上的决心与失落后，用草太化作的太石封印了蚓厄，由此完成了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命运，同时实现了自身情感/精神等多维度的升华与蜕变。

总之，新海诚以新颖的背景设定、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富有哲思的思想塑造了铃芽这一积极筹划自身可能性并承载命运的角色，完成了《铃芽之旅》这一隐喻时间性并展现可能性的佳作。